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七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七

問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子厚

史世家智宣子以瑶為後智果諫弗聽智果别族於太史為輔氏瑶立是為智襄子智伯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万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

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斆齋批註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一篇主意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又意曰若漁幾何曰漁者

荅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

又問若之漁何如曰漁者又荅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沙鱮似呂切鱣邅鰋於幰切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音耆禮記羞魚儒者夏右鰭尻翼顛倒頓踣音匐順流而下究委冒懵牟孔切環抵溆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

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音竭石山名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噏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蹷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以文王自比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

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鮒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音而遺肩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

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䖃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慠魚到切然以為咸在几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令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注見前叚規深怨而造是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地名鬣亂摧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鱻鮮同藳音槁二字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彊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春秋之世晉自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之卿各有采邑為晉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弱六卿強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二年智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十六年智氏驕侈韓趙魏又共滅智氏而分其地

假陸賈對 胡五峯

迂齋批議論正大規摹開闊不可獨以文字觀而抑揚起伏假設高帝陸賈問對之辭尤可玩味 全篇依迂齋批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説稱引詩書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慴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繫死田榮蹙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臯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揚陛下失太公於彭城抑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玉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

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抑弒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揚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

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歟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忻然而笑曰設為之辭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

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鬬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歳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亦設為陸賈之辭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之典以幸天下于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

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宫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宫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𡣕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絶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辠而吕氏

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
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黄
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吕之裔得血食矣則
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
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
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
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
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蔕固難於崩陷可以

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首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諸侯而貧民究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

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所以望後世也

惰農者對 孫定齋

孫子學於天竺之山北登乎廪丘之上見一惰農焉驅羸牛曳朽索操不時之耒而耕乎烈日之中炎風薄其肌暑色燋其面人畜之汗交流而疲薾之聲不已孫子不知其惰也過而撫之曰叟何勤邪叟何勤邪人皆畏暑而叟獨若是其力邪往而視其田則宿土之若焦而

蓬蒿之高三尺顧而循其牛則脊膂出乎外而蹄角之纍然者僅存細而察其鋤耰之具則外黄而朽中菌衣之集乎其上者若魚鱗焉仍之而未去也孫子矍然而驚曰此豈惰農者耶已而視其四隣之田則蒔者已藉耘者已抽決水而注之瀰塍環而緑者皆是而叟之田塊然其宿莽者猶在也孫子曰嘻信矣其果惰農者矣向吾見其力也不知其惰也見其耕也不知其晩也良農之田啓蟄也而耕鳴蜩也而耨授衣也而穫入暑而

操其耒其名曰不時今雖勤且勞其後穫也必粗惜哉其初之惰也惰農者蹙然不悅曰吾豈樂為是惰者耶吾之家業農者十世矣吾見其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其報也皆從其初若是者吾亦笑之矣今吾豈不自知耶顧吾之家十口而九其弱也吾以一夫之耕而仰哺焉者衆吾朝夕奔走焉猶懼口腹之不繼也方歳之春田事既作食之艱也滋甚吾旦而起操耒而去之門則牽衣索飯者留而不我決也吾割而去之則一日之炊不

贍而又吏之理我者役焉豪民之貸我者役焉僦我以居傭我以田凡有私乎我者盡役焉吾以一人之身而百役之是奉將耕也而奪之耕將動也而抽其力夫是以田之遲而種之晚也子又焉可尤吾之惰乎欲哀吾之惰乎胡不告乎涖事者寛我征節我力而勸我恤焉則吾之惰也有瘳矣今不哀其窮而曰惟我是惰且子過矣子知農之惰亦知所以自惰者乎十歲而讀書十五而能文二十而擢高科登膴仕高車大馬徜徉乎四

方人皆曰士之力學者如是吾亦曰耕之勤而穫之早也今吾視子則不然子之才自視以為翹翹而挾古以為高斥今以為庸則子之田非不腴家貧而富於書羅六藝之蓋列百家之饌曳輪蹄而充棟宇則子之耕具非不富問津乎師友之源染指乎聖賢之鼎渴而盈飢而豐隨所取焉必具則子之灌溉非不足三者備矣而耕之不及其時斂之不見其效方其少也猶不如人今壯且立矣吾視子之隣皆耕且穫矣而子獨塊然室於

深山事童子之吟哦習癡兒之句讀木石之與曹猿鳥之與朋旦暮營營而蒼蠅同乎聲則子之耒耜毋乃晚而不時乎操不時之耒而耕於宿土之喧嚣吾懼炎風烈日之傷子也子不謂子為惰士而反以我為惰農亦將有說乎孫子赧然失容困乎其辭而未有以對也惰農者笑曰嘻戲之矣子之惰不至是也而取才者惰焉夫是以棄子吾聞屈於人者伸於天吾力寡而病於耕人不我恤也而天或助焉故歲之收也常獲螟蝗雀鼠

之害無我及焉而隣之先種者或罹其患是天閔其窮而相我也焉知子之惰不有閔其窮而相之者乎且吾與子皆惰也而皆其小者焉猶不足以病子吾視世之惰復有大於此者食人之祿尸人之位飽食而遨遊荒其職而不思其憂名之曰爲惰之尤而吾切以爲羞故郡也而媮邑也而慵文吏之惰也其政荒武吏之惰也其兵弛其位愈尊而其惰愈大以至佐天子調陰陽擊槩水之重而揩之閫外者天下名之曰將相而其爲惰

也實多機有可乘而不乘隙有可投而不投慮患之遲見利之晩驚脫免於處女而悠悠以敗事者相繼也其為害不既多乎且夫吾與子之惰也惰於身彼之惰也惰於國惰於民較之吾與子則為瘳矣由是言之世之惰者庸有既乎於是釋然而笑悠然而散退而書其說以寘諸座右而警乎朝夕

窮容逹主人問荅 曾撙齋

有窮容過逹主人主人為具容不識恠而問其名則堯

之漿舜之泉禹之粮也反而思平時食淡而已孔蘗孟茱之外未嘗及箸焉今遽享此恐為殃遂固辭主人大笑以為玉食非近臣莫由得今以所自享者享客意客食淡久必饜而思甘乃以不識辭客殆秖有窮分邪客曰誠如主人言則客有説更髙顧主人悟不悟爾食堯舜禹之食食於事者也食孔孟之食食於道者也食其食不道其道客自責而已客不自責它無責之者食其食不事其事主人不自責天下獨不責主人邪一時人

不責萬世獨不責主人邪眇然一身而百責集焉當是時窮客未必不爲達達主人未必不爲窮於其末也而爲之劑量則堯舜禹之甘比孔孟之淡尤爲易饜者饜孔孟蓋有不思堯舜禹者矣饜堯舜禹未有不思孔孟以雪之者也敢以所自享者反享主人主人若未領會者已而悟曰客言然吾當辭事而就道客曰雖然遲矣不俟撤具而退

古文集成卷七十六

古文集成卷七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八

設論

荅客難東方朔

五臣註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荅之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向曰謂朔也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壊諸侯不朝力政争權相擒以兵幷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説去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寳充内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賔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銑曰虜謂冠敵抗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无所用其才也方今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户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於下困於衣食或失道路者門户謂道路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曽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向曰掌故卑吏也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以

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銑曰言人好學脩身聲譽聞於天下）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濟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用其說策）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向曰鶺鴒亦如人脩身不懈怠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

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人至明察人所疾畏故孤立而無徒侶黨援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它口切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銑曰不求備才於人蓋取片善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濟曰寬容使自求所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自求分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觀接輿良曰許由

接輿並隱者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乎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者哉 銑曰蠡力和反蚌蛤也莛小木枝也言以管窺於天以蚌量其海以木枝撃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矣朔自言荅客之辭不可通發於心意也 猶是觀之譬由鼱 精 鼩 劬 之襲狗孤豚之咋 士白反 虎至則靡

耳何功之有良曰鼱鼩鼠也咋齧齕耳畏服而已矣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并序　班固

斆齋曰此篇主意設為問答以解譏刺論辨精當學者不可不讀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

賔戲主人曰設辭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五臣注善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設戲辭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亡叛切善曰易

〔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名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汚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絚以年歲〔絚音亘竟也〕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巳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答逌讀若攸〕若賔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

之熒燭末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云西南隅謂奥東南隅謂窔善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曩者王途蕪穢援古事證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横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争遊説之徒風飑電激韋昭曰飑音庖風之聚猥者也並起而救之其餘猋必遥切飛景附霅猋輒切煜弋叔切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銑曰言游説之人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之附形恣為强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鈆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濟曰齊圍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為書約之係於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仲連在趙

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為酬仲連棄而不受蹶棄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翰曰秦昭王遺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烏佳反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會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橫人散之良曰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棄君事秦亡命漂說羈旅騁辭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羈旅謂客游不得志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伯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

公用其伯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强暴之法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古堯切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徼倖乘邪險以求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濟曰眥目匡也不盈目匡言不久也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服虔曰韓非設辯於始皇呂行詐以賈古國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然為李斯所說囚死於秦秦貨其貴厥宗乃墜善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

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昭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飲鴆而死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黄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禀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

而論戰國矅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毛敦都回切而度高乎泰山懷氿軌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賔曰又問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黙而已乎主人曰又荅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濵齊甯激聲於康衢銑曰甯戚見齊桓公過於路乃為高歌公聞而用之漢良受書於邳垠張良游下邳圯上見一老父出一編書良受之皆俟命而神交匪言詞之所信故能建

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陸賈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仲舒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閫究先聖之壼奥婆娑項岱曰偃息也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顔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善曰方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

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性也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賔又不知又答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史記注躆音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介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逢蒙絕技於弧

夫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銑曰和鵲皆善醫研桑心計於無根研范蠡之師也桑桑弘羊也以心計為侍中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

解嘲 并序　揚雄

斆齋曰此又是一樣文體陰寓譏時之意陽詠歎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

斆齋批註　迂齋批點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凡明為大司馬又孝哀傅皇后

諸附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又董賢傳哀帝立拜為黄門郎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

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良曰人有附着其勢者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玄當黒而尚白 將無所用 雄辭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雲曰 設辭 吾聞上世之士 泛說 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 荷也 人之爵懐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轓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嘲辭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曜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談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言至微也然而位不過侍郎反應上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問揚子笑而應之曰答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因朱丹字生赤字出往昔解周網解結羣鹿爭逸喻在爵位

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孟軻雖連音輦蹇值屯難也猶為萬乘師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師令大漢反上文左東海右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前番禺南越王都也番音潘後椒塗漁陽之北界迂齊批應四分五剖東南一尉會稽東部

都尉西北一候玉門關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斬腰之刑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雖尊大漢其實不滿意迂齋批觀合下文可見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所氏切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發出主意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四雁曰乘昔三仁去而

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吴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百里奚）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摺古拉字）蔡澤以噤（欺凛切）唫（疑甚切）而笑唐舉（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語而笑兒後乃代范雎為相）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含譏諷意）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迂齋批以治世尊漢既不失體其實含不盡之意）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左傳齊鮑叔帥師來言曰云云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或釋褐而傅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侯嬴或橫江潭而漁漁父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或立談而封侯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上卿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或擁篲而先驅鄒衍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女居切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烏典切蜓徒典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說文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

跗與扁鵲也悲夫俞跗扁鵲善醫者客曰又問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荅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摺髂音格腰骨也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服蒲北反入橐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激卬怒也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陽同母弟曰涇陽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烏革切一作扼其咽而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上曲曰顩欺甚切史記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

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頞鼻頸也於達切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高祖都洛陽婁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叔孫通制禮儀呂刑靡弊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蕭何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誖布內切乖也

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坻隤（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旁著即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相如獻璧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祁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

至祁連山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事並見本傳僕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末句言不變其所守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無

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柰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結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闚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直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

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令元次山苟曲言貌彊全一歡以為不褻其直愚哉君能苟曲於鄉里彊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巳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圝音由乎元子閒

之頌曰吾以頯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
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古文集成卷七十七

古文集成卷七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癸集九

戒

守戒韓昌黎

斆齋云此篇論備在得人　全篇斆齋批注

詩曰大邦維翰按詩大雅板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疑邦翰二字必有一誤書曰以蕃王室蔡仲之命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

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音訣鐍鑰也莊子固扃鐍以防之以小踰大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彊屈渠勿切彊居亮切又巨兩切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而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說透病源一無而

不為三字非 材力不足一有為字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一有為字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彊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門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善譬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與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

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結有力

敵戒　柳子厚

斆齋云此篇論敵存滅禍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彊六國既除訑訑音怡自得兒又淺意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左成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戰楚

師宵遁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六月戊辰士燮卒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襄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瘉俞愈二音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楷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序 柳子厚

東坡云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全篇並依斆齋批點

吾恒惡世之人恒胡登反常也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此下提出三件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彊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斆齋云此篇戒依勢以干非其類者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音眉宜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善叙事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轉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言其不知覺悟

黔之驢

斆齋云 此篇戒出技以逞強者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 魚僅切 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 漸知其技 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 虎檻切 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

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敦齋云（此篇戒竊時以肆暴者）

永（地名）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廪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音移方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椸一曰衣架）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肆暴之時）夜則竊齧鬬暴其聲

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惡貫已滿購童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與臭同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藥戒 宛丘

斅齋批云此篇首論治痞之疾不可急攻以求快若用藥之速則必耗元氣中間引秦商君求快之過後歸美先王之治斡歸主意有力

客有病痞（部鄙反腹內結痛）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毉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造語）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文老）每下輙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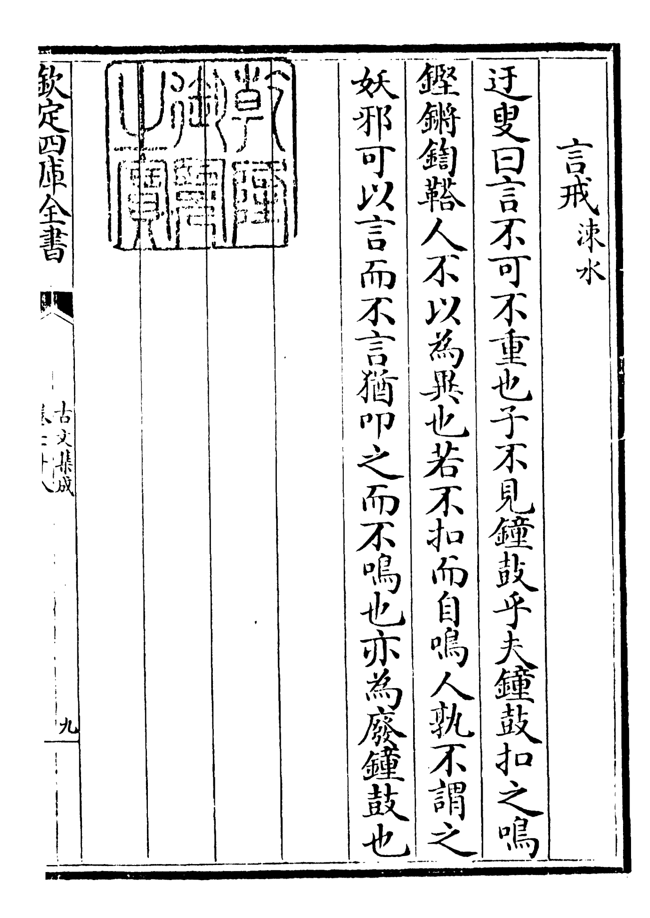
術未爽也藹然獨何歟閩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是藹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藹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一篇主意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究得病源橫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意高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功蓋已病矣由

是觀之則子之痞几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日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薾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懣莫困反然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

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乎引秦為證民悍而不聽令情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引歸本意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悍戾猛鷙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痞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圮彊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史商君傳孝公用衛鞅鞅欲變法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

(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病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歸美先王之治)其初亦嘗痞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滞(文工)使其悠然自

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末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遂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貼前主意結有力）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言戒 涑水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扣之鳴鏗鏘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也

古文集成卷七十八